

天下书盟
奇幻第一辑

逆世邪医

张大年◎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逆世邪医

张大年◎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下书盟奇幻第一辑/刘雄主编.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7.5

ISBN 978-7-104-02593-1

I. 天...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63022 号

天下书盟奇幻第一辑

责任编辑: 吴淑苓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89

电 话: 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58930242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395

字 数: 900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6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2593-1

定 价: 400.00 元 (全十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纯灵之体	1
第二章	干将莫邪剑	10
第三章	降头师	19
第四章	八卦云光帕	28
第五章	龙之逆鳞	37
第六章	蜀山	46
第七章	通天四剑	55
第八章	茅山召唤术	64
第九章	酒仙李白	73
第十章	鬼门阵	82
第十一章	西方血族	90
第十二章	天蝎胖虎	99
第十三章	天魔圣教	108
第十四章	河京特安局	116
第十五章	昆仑秘境	125
第十六章	昆仑变	133
第十七章	意外艳福	141
第十八章	妖邪欲横行	150
第十九章	佛门秘境	158
第二十章	情海生波	167
第二十一章	蜀山龙云	176
第二十二章	海外仙派	185
第二十三章	恐怖敌人	194
第二十四章	勾心斗角	203
第二十五章	决斗空间	212
第二十六章	妖怪联盟	221
第二十七章	艾米莉的身份	230
第二十八章	白金汗宫	239
第二十九章	拉德主教	248
第三十章	黑暗教宗	257
第三十一章	血族亲王	265
第三十二章	上帝禁区	273

第三十三章	前往天竺	281
第三十四章	激战湿婆教	289
第三十五章	八部天神	297
第三十六章	仙人现世	306
第三十七章	西海白龙	314
第三十八章	八大神咒	322
第三十九章	再临仑顿	330
第四十章	仑顿大战	338
第四十一章	珠峰会议	346
第四十二章	真仙临世	354
第四十三章	大战开始	362
第四十四章	英雄豪杰	370
第四十五章	教皇归心	379
第四十六章	天下太平	388
第四十七章	初到仙界	396
第四十八章	上门女婿	404
第四十九章	忘情仙谷	412
第五十章	惊现武仙	420
第五十一章	诛神剑	428
第五十二章	血族仙人	437
第五十三章	天尊门下	445
第五十四章	仙界战争	453
第五十五章	光暗之战	462
第五十六章	天使之城	470
第五十七章	横行	479
第五十八章	惊天一战	488
第五十九章	蚩尤金殿	497
第六十章	西方至尊	506
第六十一章	天伦乐	515
第六十二章	初临妖界	524
第六十三章	自寻死路	532
第六十四章	飞轮海域	541
第六十五章	暗黑魔域	550
第六十六章	凤舞九天	559
第六十七章	重回人间	568
第六十八章	执法天尊	578
第六十九章	十殿阎罗	588
第七十章	地狱血池	598
第七十一章	九黎圣王	607
第七十二章	太古秘辛	616
第七十三章	逍遥天下	626

第一章 纯灵之体

张升又快没钱了，当张升吃完了最后一顿烧烤后，他就又变成了穷鬼，诚然，他从来就没有富过。

张升所住的城市叫做菏泽，是一个小城市，这里最高的大楼才有二十多层，最好的别墅也就几十万元左右，但是，这里却是附近几个省市最为混乱的地方，没有哪个外地人敢轻易招惹菏泽人。小城市，穷地方，民风彪悍，而张升就是这里的一员。

天上没有云，深蓝色的夜幕上，散布了很稀落的几粒星点。菏泽这种小城市的夜晚，虽然没有其他地方热闹，但是，这里的特色，夜晚群架却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妈的！不行了，干完这一趟，少爷我一定不做打手了，我要做社会好青年。”张升一边嘟囔着，一边走进了飓风酒吧。

张升是职业打手，用一双拳头吃饭，今天下午的时候，张升接到了一单生意，飓风酒吧请来了三个很能打的打手，另一条街的狂龙酒吧的老板用二千元作为代价，让张升废了飓风酒吧的那三个打手。

当张升走进飓风酒吧后，张升就知道，他中计了。

好像是经过排练似的，张升刚刚坐在了一张椅子上，酒吧内的客人纷纷走了出去，咣啷一声，酒吧的大门关上了，张升左手拿着酒杯，慢腾腾地抿着酒，眼睛扫射着周围，右手下意识地摸了下腰间的刀。

“你算计我？”张升眼睛眯着，看着右边十米左右的王风。王风就是飓风酒吧的老板，三十岁左右的年纪，中等身材，身子很壮实，光头油光锃亮。

王风身后站着三个跟张升年纪相仿的青年，听了张升的话，王风咧嘴一笑，露出满口黄牙：“小子，怨不得我，打手这个职业，干不好就会丢掉性命的。”

张升喝尽了杯中最后一滴酒，站了起来，一双细长眼睛，炯炯有神，从容地在腰间抽出了一把一尺多长的刀，斜眼看着王风：“想要我的命？”

“不，只是要你一双手罢了！”

“来吧，我来看看你请来的打手多么厉害？”张升整个身子微微弓起来，眼睛迅速闪出寒光，犹如一头下山的老虎一般。

“你是最后一个！”王风后面走出来一个年轻人，冷冷地看着张升。

“少说废话。”张升的话还没有说完，他整个身子便飞了起来，倒着飞出去几米之远，撞倒了几张桌椅。

“呃！”连王风都很惊奇地看着这一幕，这三个打手是自动找上门来的，王风见三人能打，便收了下来，其实，王风也不知道这三人的身份。

王风永远都不会知道了，他脖子上的脑袋一下子掉在地板上，猩红的血撒满了一地，出手的是王风身后的另一个青年，他只是用他小拇指的指甲在王风的脖子上轻轻刮了一下。

张升从地上重新爬了起来，却是这三个年轻人没有想到的。

“咦？”跟张升对峙的那年轻人惊奇叫了一声。张升脸色很难看，被人一招放倒，这是张升打架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我没有看见你出手，你刚才是怎么打倒我的？”张升看着对面的人，声音平淡地问道。

“呵呵”那年轻人轻笑两声，忽然，整个身子飘在了空中，这一动作，更是让张升面色大变，噤声地退后几步，眼睛内终于流出一丝恐惧。

后面两个年轻人走了过来，一同飘浮在了空中，在张升惊骇的目光中，三个身子竟然慢慢地合为

了一体，一道红色的光芒分散出来，四周的桌椅全部变成了碎末，张升也被这股气流卷了起来，在空中旋转了两圈，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你是什么妖怪？”张升全身是血，神识竟是依然清晰。

“嘿嘿，你小子体质真的很好，作为一个凡人，竟然被我一拳没有打晕，哦，妖怪吗？我就是一只妖怪，一只修炼千年的老鼠精，就差你这个绝顶好的补品让我成为真正的妖神了！”三个年轻人重叠后，走出来一个面容猥琐的中年人。

他稀眉小眼，尖嘴猴腮，两块颧骨又高又尖，又青又紫，身材又十分的矮小，一双小眼睛闪射出幽幽的绿色光芒，看着血泊内的张升。

“呵呵，你遇到了我，不知道是我倒霉，还是你倒霉。”张升晃悠悠地从地上爬起来，神情一点也不紧张，倒是微笑地说道。

那老鼠精见张升已经没有先前的恐惧，很意外的哦了一声，但是，双眼瞬间被贪婪之色取代，一阵旋风刮过，老鼠精已经一手把张升提在了手中，另一只手则是抓在了张升的脑袋上，按在了张升的百会穴上。

“可怜的小老鼠！”张升忽然笑着说道。

一股吸力从张升的脑袋上传来，老鼠精惊惶地发现，他的妖力，竟是慢慢地流失，慢慢地朝着张升的脑子内涌去，张升露出极为舒服的神情。

老鼠精的神态从贪婪变成了惊恐，它想抛开张升，但是不管它怎么用力，张升的身体就像是黏在它手上一样，怎么也甩不开！

在老鼠精最后一点妖力也流到了张升身上后，张升的身体跟老鼠精的手掌分开了，此时的老鼠精，千年的妖力全部进入了张升的体内，眼见就要灰飞烟灭了。

“呵呵，小老鼠，我厚道地说一下，我是纯灵体，任何妖物想要吸收我的后果就是被我吸尽妖力，然后灰飞烟灭！”在张升说完后，老鼠精的身子悄然变成了粉末，随即又化为了虚无。

“第五个笨蛋妖怪了。”张升耸耸肩膀，从酒吧的后门走了出去。

回到他的蜗居，张升草草洗刷一下，便睡觉了！

事情后的第二天下午，张升看着本市的新闻报道，知道自己不能留在菏泽了，翻遍了口袋，也只有几百大洋，在火车站买了一张通往银海的车票后，张升更显得穷困潦倒了。

第二天一早，张升收拾了全部的行李，告别了住了几年的房子，奔向了火车站。

“真他妈的，老子我体内好歹也有五个妖怪的毕生妖力，可怜少爷我一点都不会用，若是会那么一点神通，我还坐什么火车，直接飞到了银海不就成了！”张升一边小声嘟囔着，靠着他强壮的身子，一边挤进了火车。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空位，张升一屁股坐了下去。

在张升对面坐的是一个老年人，在张升坐下后，那老年人抬眼看了张升一眼，眼睛迅速地闪出一丝异芒，只顾着收拾行礼的张升并没有看到。

“小朋友，去银海？”张升对面的老人长得慈眉善目，突出的前额和眼角上刻满了深密的皱纹，眼睛内闪烁着和蔼。

“呵呵，是啊，老爷子也是去银海吗？”张升生性开朗，有人搭话，自然是笑脸相迎。

“喔，老头子我是准备回家了，老头子我是来瞻仰商业鼻祖范蠡的家乡的，没想到，范蠡的家乡却是这么的破败，让老头子我好生失望。”老人摇头晃脑说道。

“这个事情是谁都无法说准的，老爷子高姓？”张升扯开了话题。

“老头子我姓邹，单名晃！”老人微笑道。

“呵呵，那小子我就叫你邹老了，小子我姓张，单名一个升字！”张升笑嘻嘻地说道。

“好了，咱们就不要这么文绉绉的了，小子，你体质很特殊啊！”邹晃眼睛一眯，张升分明看见了邹晃眼睛内不怀好意的笑容。

“哦，我体质一向很好呢，我平时练武，所以，身体比一般人要壮很多。”

“我不是说这里，我是说，你体内藏有很强的妖力，不是吗？”邹晃直视着张升，很平和地说道。

张升的神情一下子从平淡转化成凶狠，“你是谁？”

“我只是一个一只腿就要进坟墓的老头子罢了，小伙子，不要紧张，我知道你是人类，但是，老头子我却是不明白，你体内怎么会有那么强大的妖力呢，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况且，你体内的妖力似乎不止一股！”邹晃摇摇头，慢慢地说道。

张升看着邹晃，忽然大笑起来：“邹老果然是奇人，既然邹老已经看出来了，我也就直说了，我体内一只妖怪曾经告诉我，我是什么的纯灵之体，任何妖怪想要吸收我，那么就会被反吸收！”

“纯灵之体？”邹晃皱皱眉头。

“邹老知道什么是纯灵之体？”张升连忙问道。

“呃……不……不知道，你继续说。”邹晃微笑地摇摇头，说道。

“其实我也不知道，那妖怪说完后，就沉睡了，并且，它是惟一个被我吸收妖力后还拥有神识的，其他几个妖怪，都已经灰飞烟灭了。”张升耸肩说道。

“这么神奇，老头子我活了两百多岁，都没有听过这么离奇的事情。”

“您是传说中的修道人吗？”张升曾经从第一个想要吸收他的妖怪那得知了很多秘闻，自然晓得一些凡人不知道的事情。

“喔，小朋友知道的还挺多，修道一词我很少从世人口中听到了，老头子勉强算是修道人门的学徒吧。”邹晃笑眯眯地说道。

“那您是什么门派啊？”张升又问道。

邹晃笑着看着张升，不一会儿，便把张升看得不好意思了，邹晃微笑地说道：“小朋友，这样的问题似乎不大有礼貌的，不过，你不懂修道界的关系，老头子我也就不多怪罪。至于我的门派吗？嘿嘿，小朋友，有没有兴趣让我当你的师父？”

“您当我的师父？为什么。”

“嘿嘿，你以为我告诉你这么多事情就完了，小子，现在你不当我的徒弟，你就要死，啧啧，你看着办吧。”邹晃很猥亵地笑着。

张升在心中想了一会儿，他体内藏有妖怪的妖力，若是被一个修道人知晓，那么，性命绝难保全，既然有便宜徒弟可当，张升岂会犹豫，当下用更奸诈的笑容回应邹晃：“还用说吗，能修道是我几辈子的福气喔，哦，这里人太多，师父就饶恕我不能行跪拜之礼了。”

“看你小子好像很高兴的样子，喔，我告诉你得了，我所在的门派很弱，加上你，一共三个人罢了。”邹晃平静地说道。

“三个……三个人？”张升喜悦的心情一下跌落到谷底。

“嗯，我们这个门派在修道界是没有半点名气，你还有一个师姐，那是我的孙女。”

“师父，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张升勉强笑着说道。

“说！”

“您所知道的修道界，最强的门派有多少人马？”张升很希望邹晃说出的数字不大于十。

“五百多人吧！”邹晃想了一会儿，很认真地说道。

“小子，入我门者，生死莫怨，你不是想要退出吧！”看着张升一脸后悔状，邹晃满脸阴森地说道。

“哪有，哪有！我自当是师父的弟子了！”张升在心中暗骂，脸上赔着笑脸说道。

“师父，咱们这样说话，不会被人听见吧？”张升环视了周围一圈，并没有发现有什么人看向这里。

邹晃很得意的笑笑：“还用你小子说，我在这里布下了一个小型的隔音结界，自然是外面的人无法听见咱们在这里说的话。”

“师父，咱们门派叫什么名字啊？”

“让我想想！”

“呃？”

“医仙派，嗯，似乎是这个名字！”邹晃说道。

“医仙派，师父，咱们门派是学医的？”张升不解地问道。

邹晃点点头，理所当然地说道：“对呀，我们就是修习的医道，只是，一般修道人根本就不生病，所以呢，我们这个门派就没有太大的名气啦。”

“那我们修习医道有什么作用？打架肯定不行，难不成是我们打输了，自己给自己疗伤？这也太扯了吧。”张升心灰意冷地说道。

“放屁，小孩子懂什么，如今的修道派不知道咱们医仙派是他们无知，遥想当年我们医仙一派也是修道派中的翘楚，不过，事过境迁，现在沦落罢了，嘿嘿，要是论起打架，不是吹牛，就是那蜀山，昆仑掌教都来，也未必是我的对手。”邹晃自鸣得意道。

“好了，好了，师父你厉害可以了吧，对了师父，你都可以看出我体内藏有妖力，其他修道人看到我，岂不是马上要把我干掉，您有什么法宝可以把我体内的妖气遮掩住吗？”张升压根就不相信邹晃的大话。

“容为师想想，有了，这个先让你戴着，可以遮掩住你体内的妖气。”邹晃把他脖子上的项链取了下来，递给了张升。

这是一串玉组成的奇怪项链，一共是五块玉组成，分别是黄色，红色，蓝色，紫色和黑色，用一根细长的红线绑着，张升接过来后，整个手猛地热起来，却又恰到好处，使张升身心都极为舒服，情不自禁的，张升呻吟了一声。

“师父，这个是什么？”张升问道。

“是本门的一件宝物，叫做元阳宝玉，你戴着它，可以隐匿了你身体内庞大的妖力，不过，徒弟，我想呢，若是能炼化你体内的妖力，那就再好不过了。”邹晃沉思道。

“师父，你能？”张升神情亢奋，若是能让那庞大的妖力为自己所用，那当然是张升梦寐以求的事情了。

邹晃很得意地笑：“既然知道了我们的门派是玩医的，那么，炼制东西可是我们的本行啊，炼化你体内的妖力，虽然不是很容易，但是也难不倒你师父我。”

“呼，这个门派总算是有那么一点用处。”张升不胜感激。

火车一路向南行驶，一路上，张升也从他师父邹晃口中得知了很多事情，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又多了几分，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来到了银海。

下火车后已经是夜晚了，墨色的天空布满了棋子似的星星，淡淡的弯月，隐隐地悬在天之一隅。张升看着繁华的银海夜景，不由感慨，菏泽市，就算是再过一百年的时间，也难以超过现今银海的繁华。

“小子，看什么呢？”邹晃瞧了一眼发愣的张升，推了他一下。

张升回过神来，淡然一笑，说道：“没有什么，师父，咱们现在是要去哪里？回咱们的门派总部吗？”

“什么总部不总部的，搞得咱们是黑社会似的。”邹晃一番严词后，马上又奸笑起来，“其实呢，

咱们门派哪有什么总部，张升，跟我回家就行了，记住咯，不要打我孙女的主意喔。”

“那也要看长得如何了？”张升嘟囔一句。

坐上出租车，张升才知道堂堂修道界一分子的邹晃是多么的寒酸，邹晃起码也是超越凡人的修道中人啊，竟然连一辆自己的汽车都没有，更别说私人司机了。

出租车行驶到了一处小区的门前，在门外停了下来，张升看邹晃从车上下来后，径直朝前走去，完全没有给钱的意思，张升满脸铁青地掏出了所有的钱，递给了司机。

“小子，身上还有多少钱？”邹晃笑眯眯地问道。

“我的钱包刚才已经被我扔在了后面的垃圾箱内了，师父，以后，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了，我以后的生活就靠你啦。”张升抓住邹晃的胳膊，很有“感情”地说道。

“切，我又不当家，你还是想着去讨好我的孙女吧，否则，就等着露宿街头吧。”邹晃从张升的怀抱内抽出了胳膊，一脸笑容。

这里是一片别墅区，很难想象，一个连车钱都不舍得掏的无良师父，能住在这么高档的地方，邹晃看见了张升眼中的疑惑，微笑问道：“怎么了，小子，看不起你师父？”

“哪有，哪有？不过，看师父能在寸土寸金的银海买下这么大的房子，想必师父是颇有积蓄了。”张升连忙笑着说道。

“有个屁积蓄，若不是这里环境好些，离全市最大的药店距离近，本神医才舍不得在这里买房子呢！”邹晃气哼哼地说道。

两人说话的间隙，走到了最里面的一座别墅，三层的楼房，门前正对着远处的花园，花香也能传进这里，空气中弥漫了淡淡的香气。

“开！”邹晃一连打了几个手势，别墅的大门自己缓缓地打开了，旁边的张升自然是看得大为惊讶，对邹晃的不满又降低了许多。

“师父，原来你会这种神奇的法术啊！”

“废话，为师在火车上不是说了吗，就算是昆仑，蜀山两大掌教来了，也未必是我的对手，你小子竟然不相信。”邹晃马上又得意起来。

“知道您老厉害，不过，这个方法开门，倒也是容易防贼啊。”

“爷爷，你回来了！”刚走进大厅，张升都没有来得及坐下，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一个少女从楼上走了下来，映在了张升的双眼中。

张升虽然在小城市生活，但是也几年前转过几个城市，自认也见过不少的美女，但是，却万万没有现在来得震撼。

少女约有双十年华，嘴不点而含丹，眉不画而横翠，一头黑发飘在肩膀上，穿着一身蓝色的睡衣，双眼流露的一丝睡意更是凭添几分妩媚，当真是，回头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啊，你是谁？”少女陡然发现了一个陌生人站在了自家的屋子内，下意识地大叫一声。

“我是你师弟！”

“我还是你师娘呢！”

张升：“……”

一番解释后，名字叫做邹如的少女接受了张升成为了她师弟的事实，但是她的话却让张升备受打击，“爷爷，你千辛万苦算到北方有人可以当你的徒弟，难道就是这个家伙？”

“算到？”张升惊讶地看着邹晃。

“切，大惊小怪，我爷爷不但是医术超群，道术一流，更是天下修道中人难得一见的神算师，不过，从今天开始，我对这个老头儿的神算之术持怀疑态度。”邹如很鄙视地看了张升一眼，气哼哼地说道。

张升看着邹晃，邹晃也很无辜的看着张升，忽然，邹晃说道：“如儿，我饿了，快去给爷爷弄点吃的去。”

“好，那您等着吧，喂，对面的傻小子，你要吃饭吗？”

张升一愣，旋即马上说道：“要，要，麻烦邹如师姐了。”

“哼，还算是有礼貌。”邹如哼了一声，转身去了厨房。

邹如走后，邹晃脸上的笑容忽然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张升从来没有见过的严肃，冷冷地看了张升一眼，低声说道：“跟我来。”

张升不明白邹晃为什么一下子神情变得这么严肃了，跟在邹晃的后面一直走到了三楼，当张升刚踏上三楼时，张升就感觉到了脖子上项链的温度忽然升高，渐渐地，项链的温度越来越高，张升脸上露出痛苦之色，但是在一瞬间，这种炽热的感觉完全消失了，消失得很快，让张升以为刚才就是一场幻觉一般。

“你通过了考验。”走在前面的邹晃淡淡地说道。

“师父，这是怎么回事？”张升急忙走了过去，迫不及待地问道。

“不要说话，一切一会儿自当就有分晓。”此时，邹晃站在三楼最里面房间的外面，张升站在邹晃的后面，邹晃神情严肃，手上连连捏着几个法决，变化之快，让张升看得应接不暇。

张升清楚地看见了邹晃双手发出一团红色的光芒，接着，吱的一声，房间的房门被打开了，阵阵暖风竟然从房间内传出，邹晃的身子一阵摇摆，眼疾手快的张升连忙扶住了邹晃。

“好久没有打开这里了，看来我真是老了，好了，咱们进去吧。”邹晃缓缓地吸了几口气，站直了身子，对张升说道。

“是的，师父！”此时，这里的诡异让张升不敢再小看邹晃，跟着邹晃，走进了这个诡异的房间，在两人走进后，房门自动关上了。

张升走进了这个房间，便愣住了，这里还哪是一个普通的房子，张升很怀疑自己到底走到了哪里，入眼的是一片森林，虽然不大，但是各种奇怪的树木却让张升看得应接不暇，在森林的右边，飘浮着几个墓碑，每个墓碑上环绕着淡淡的蓝光。

“张升，这里就是神农门的秘密所在。”邹晃声音高昂，此时的露出的气势，更是咄咄逼人，哪还有半分无良老头儿的样子，张升看着仙风道古的邹晃，内心产生了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从刚才邹晃的话中，张升还是听到了语病，“师父，你在火车上不是说我们门派叫做医仙门吗？怎么现在又叫做神农门了？”

邹晃白了张升一眼，慢条斯理地说道：“在火车上自然是骗你的了，不过，你既然接受了考验，那么，你就是神农门第十代少掌教了。”

“少掌教！”

“废话，你师父我是掌教，你不就是少掌教了！”

“那师姐她？”张升脑中浮现出邹如冰清玉润的容貌，心神不由一阵激荡。

邹晃的一句话差点让张升趴下：“她是你未来的老婆，是我为你挑选的。”

“我老婆？师父……这玩笑开大了吧！”张升结结巴巴地说道。

“跟我来吧。”邹晃看了张升一眼，朝着那几块飘浮的墓碑走去，张升大概知道了那些墓碑就是神农门历来掌教的牌位了，想到自己百年之后，也可能待在这里，张升就感到一丝不自在。

“这是七位祖师的牌位，从下到上依次上我师父，我师父的师父……”邹晃嘟嘟囔囔地说了一大通，但是张升就又发现了几个问题。

“师父，修道人不是长生不老吗？而且，这上面怎么就七个牌位？你不是说我是第十代弟子吗？”

“长生不老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咱们神农门是没有哪个祖师能做到这一点，至于第二个问题

吗，你没有看明白吗？咱们神农门第二任掌教便是祖师神农在游历天下的时候收的弟子，并传授了道术和医术，所以，咱们神农门第一任祖师就是炎帝，至此，每一代神农门掌教的另一个任务就是寻得炎帝的骸骨。”

“那么，其他门派有没有人长生不老？”张升忽然问道。

“据我所知，没有，修道界公认的第一高手，昆仑掌教武胜，也就是三百多岁罢了，还指不定哪天就两腿一蹬了。”张升看到了，当邹晃提到武胜的时候，他的脸上显示的是不屑的神情，这表情让张升疑惑了，难不成眼前这个老头儿真的有大本事？

“跪下。”邹晃说道。

张升听话地跪在了那些墓碑的前面，邹晃也跪了下来，表情肃穆，沉声说道：“神农门弟子邹晃参见各位祖师。”

张升也跟着邹晃说了一遍，恭敬地磕了三个响头，在邹晃起身后，张升也站了起来。

“小升，对这里很奇怪吧？”邹晃拐弯向森林走去，张升急忙跟了过去。

“是的，这里好像就是另一个世界。”

两人走进了森林，邹晃狠狠地吸了一口气，极为舒服地呼出一口气，微笑地说道：“佛家不是有大千世界一说吗，道家亦是如此，这里是一个奇怪的空间，是第二代掌教用莫大的神通，开辟出来的，你看这些树木，亦都是上古时代珍稀树种，如今，外面的世界内，早就绝迹了。”

“绝迹的树种，这里都是些什么树？”张升环视森林，发现这里的树木当真都生长得很奇异，有的树木散发着斑斓的光芒，有的树木竟然会走动，又有植物竟是能发出啾啾的声音。

“九穗禾，三桑，三珠树，大茗，大椿，女树等等，其中很多树种都是当年炎帝送给第二代祖师的。”邹晃大拿多年的说道。

张升愕然，这些名字他一个都没有听说过，不过，张升显然对这个奇异的空间更为的感兴趣：“师父，这个奇异的空间就是永远在这里吗？”

“当然不是，他是被每代掌教随身携带的，我是因为用神算术耗尽了道术，迫不得已，才把这个空间暂时放在家里，等我恢复了道术，自然就会收回的。”

“喔，嘿嘿，师父，刚才你说的，邹如师姐将会是我的老婆，是真的吗？”张升接着问。

“该出去了，如儿的饭也该做好了。”邹晃抓起张升，张升只感觉一阵风吹过，整个空间景象迅速的变换，接着，已经走出了那神奇的空间。

“爷爷，吃饭了！”楼下传来邹如的声音。

两菜一汤，饭菜做得很精致，阵阵的香味不住地钻进张升的鼻孔中，张升不禁暗叹：以后谁再说美女是花瓶，他肯定第一个打爆那人的头。

“喏，傻小子，尝尝吧，这些都是本姑娘做的。”邹如把菜放在了张升的碗里。

张升受宠若惊地看了一眼邹如，邹如正微笑着看着张升，等着张升吃下她夹的菜，张升低下头，夹起碗中的菜，很细心地吃了一口。

“师姐，你做的菜真好吃，太好吃了。”

“你不是在恭维我吧？”邹如皱了可爱的小鼻子，问道，但是眼中已经有了笑意。

张升连忙摆手：“不会，不会，怎么是恭维，我说的是真心话，师姐做的饭菜真的很好吃，我长了这么大，都没有吃过这么美味的饭菜呢！”

“真的，嘻嘻，太好了，那你多吃点。”邹如对张升一下子变得热情起来，不住地朝张升碗中夹菜，邹晃笑咪咪地看着两人，没有说话。

夜宵吃完后，邹如去刷碗，邹晃和张升坐在大厅内。

“爷爷，师弟是要跟我一起上大学呢，还是跟你去药店打工？”邹如从厨房走出来，很随意地坐在

一张沙发上，对邹晃问道。

“嗯，我想，还是去跟着我在药店吧，尽快让小升学一点东西才是正道。”邹晃想了想，说道。

“如儿，你明天还要上学，去睡觉吧。”邹晃又说道。

“嗯，那我睡觉了，爷爷晚安，小师弟，晚安了。”邹如对张升眨眨眼睛，转身离开了大厅，上了楼。张升却是看着邹如离去的地方，视线久久不能收回。

“喂，喂，小子，看什么呢，如儿都上楼了。”邹晃在一旁喝道。

“嘿嘿”张升不好意思的笑笑。

“你也去睡觉吧，明天跟我去药店。”邹晃对张升摆摆手。

“是的，师父，不过，我的房间在哪里？”张升问道。

“呃？呵呵，人老了，就是有些健忘了，跟我来吧。”邹晃微笑道。

张升住的房间就在邹如的对面，很干净的一间房子，一张床，两张沙发，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张升也极为的劳累了，躺在床上，一会儿就睡着了。

深夜，世界变得宁静而充满诗意，深邃而而蕴涵着哲理。张升已经沉沉地睡下了，而张升的身体，却发生了诡变。

张升的身体内渐渐生出一团白色的雾，白雾慢慢地把张升的身体都笼罩住了，不知何时，邹晃已经站在张升的房间内，皱着眉头看着躺在床上的张升。

“果然是纯灵之体，真的神奇万分，身体内的力量竟是如此之大，我带此子来，究竟是对是错？”邹晃自言自语一番，在白雾从张升身上散去的时候，邹晃也在张升的房间内消失了。

沉睡的张升没有半点的知觉，一觉睡到天亮，还是邹晃的敲门声才把张升吵醒的。

“死小子，起床啦，你还要不要学习道术了？”

迷迷糊糊的张升睁开了眼睛，坐了起来，甩甩脑袋，起身下床后，拉开了窗帘，旭日当窗。“师父，现在还很早吗？咱们这么早就要去药店？”张升给邹晃打开门。

“废话，修道之人，切记要杜绝懒惰，给我洗脸刷牙去，完后，随我出去跑两圈。”邹晃说完后，就下楼了。

“师姐呢？”洗完脸来到一楼客厅的张升，张口便问道。

“死小子真的看上如儿了？她去上学了，走吧，跟我出去跑两圈，锻炼身体。”邹晃边说边走出了客厅。

小区的公园内有不少中老年人在运动了，晨跑的人也不少，邹晃和张升并排跑着，翻腾着的紫红的朝霞半掩在白杨树的大路后面，向着苏醒的大地投射出万紫千红的光芒。

“师父，您都是修道人了，这种世人的晨跑你怎么还这么在意呀？”张升不解地问。

“呵呵，傻小子，这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享受自然的绝好机会呀，道法自然，静者得之。早晨跑跑步，呼吸下新鲜空气，更是比打坐好的太多了，况且，我现在是要把你的浮躁之气去掉，好打好你的道基。”

张升干笑两声：“没想到晨跑还有这么大的学问。”

“呵呵，好了，也跑了一个小时了，回家吧，该去药店了。”邹晃转个身，朝家里跑去，张升答应一声，跟着邹晃回去了。

邹晃亲自下厨做的早饭，张升感觉他以后是有口福了，不管是邹如还是他师父邹晃，都是厨艺好手，都能把平凡的饭菜做得香美无比。

“师父，咱们的药店叫做什么名字？”张升和邹晃走在大街上，张升问道。

“济世医馆，嘿嘿，平时客人很少，要不然，我也不会这么晚才去，你去那里就是先认识一下普通的药材，懂得一些世间的医疗之术，晚上的时候，我便开始传授你真正的道术。”

张升连忙点头，能学习道术可是张升梦寐以求的事情，且不管邹晃的本事如何，但终究是要学的好，再说，邹晃可是一再声明能打败修道界第一高手的绝顶高手。

邹晃开的药店离他家不远，就是在银海最大药店旁边不远处，张升也能明白，为什么济世药店为什么会生意那么差了。

一上午的时间，竟然没有一个客人光顾，邹晃可能早就习惯了这种萧条的生意，也不怎么介意，倒是让张升学了很多东西，张升背下了很多药材的名字，中午的时候，邹如前来送饭了。

“师姐。”张升笑道。

“嘻嘻，师弟学习得怎么样？是不是很认真？”邹如把保温盒递给了张升。

第二章 干将莫邪剑

“还可以吧，倒是记住了不少药材，不过，这里的生意真好差，一上午的时间，不但连一个看病的人没有，竟然连一个买药的人也没有。”张升耸耸肩，说道。

“嘻嘻，反正咱们也不靠药店赚钱，爷爷就是图个行善积德。”邹如帮着张升摆好了碗筷，邹晃也从外面大堂走了进来。

“呵呵，我想了想，咱们还是关了个药店吧。”邹晃坐了下来，忽然说道。

“为什么爷爷？”邹如问道。

邹晃给自己斟上酒，抿了一口，微笑道：“反正也没有什么生意，再说了，我想回家好好的教导小升了，我感觉银海市将要发生大事了！”

“大事，什么大事？”邹如和张升都来了精神。

“呵呵，你们也太高看我了，我虽然是一个神算师，但也不是龙虎山的天师，未来之事我哪能算得这么准确，不过，肯定是会有一个天大的事情在银海市发生。”邹晃笑道。

“那也好，反正咱们药店都没有半点的生意，与其这样，倒不如关门痛快。”邹如点头说道。

“小子，跟我出去看看。”忽然，邹晃脸色一变，人已经到了外面，大吃一惊的两人诧异地对视一眼，都站起身走出了里屋，来到了药店的大堂。

十几个穿着黑西服，戴着墨镜的男人挤在了药店的大堂内，在大堂的中间，一架折合式的单人床上面躺着一个少女，在旁边，站着一个满脸焦急之色的中年男子，中年男子身材高大，年纪在四十许间，此时虽然面带焦虑之色，但是却掩盖不住身上的枭雄味道。

“邹老，您看我女儿的病？”那中年男子忧心忡忡地说道。

“李霸天，让你的手下都出去，我这里是药店，不是你们黑社会聚会的地方。”邹晃摆摆手，不耐烦地说道。

“老头儿，你……”

“混账，全部都出去吧。”李霸天甩手一巴掌挥出，随即摆摆手，说道。

“你得罪了厉害人了。”等待那些黑衣男子都走出去后，邹晃才慢悠悠地说道。

“我知道，我女儿的病也是那些人给弄的，只求邹老救救我女儿。”李霸天坐在一张椅子上，平静地说道，倒没有刚才的焦急了。

“小升，李霸天，你们两个把她抬到后面吧，李霸天，让你的手下全部回去，别站在外面，搞得乌烟瘴气。”邹晃声音不大，但是却充满了威严。

济世药店的后堂，张升和邹如满脸好奇地看着病床的少女，少女好像只是沉睡了一样，呼吸平稳，脸色红晕，没有半点的病态，少女长相也极为的甜美，躺在那里，就犹如被施法的白雪公主，等待着她的王子将她救醒。

“你得罪了南洋那边的人了？”一边的邹晃对李霸天问道。

“嗯”李霸天点点头，说道，“前些日子，有一批毒品从这里经过，您老曾经下过死命令，银海市不能贩卖毒品，遇到毒品必须销毁，所以我就把这批毒品全部给毁掉了，却不料……”李霸天的神情转为了悲苦。

“却不料，踩到了硬点子，你女儿被人暗算了？”邹晃接着李霸天的话说道。

“嗯，海心她今天上午去上学，却无故地昏倒在教室内，几个名医都看不出是什么病，而且，海心她呼吸平稳，完全不像有病的样子，所以，才冒昧打扰您老。”

张升越听越糊涂，听李霸天的话音和口气，似乎邹晃在银海市有很高的身份一般，小声地对旁边的邹如问道：“师姐，师父也混黑道吗？”

“混黑道？也许吧，反正那些黑道的人都很尊敬爷爷的，就好像那个李霸天。”邹如点点头说道。

“一批毒品而已，至于下这么狠的手吗？”邹晃起身走到病床前，看着昏迷的少女，皱紧了眉头。

李霸天神情紧张地看着邹晃，听到邹晃的话后，脸上更是阴云一片：“邹老，您……您能否救好我女儿？”

“你回去吧，一个星期后来我家就可以了。”邹晃摆摆手，双眼还是紧紧地盯着病床上的少女。

“可是……好吧，我告辞了，希望邹老能竭力救治我的女儿。”李霸天犹豫一下，终究是离开了药店。

李霸天走后，邹如和张升马上围了过来，邹如更是迫不及待地问道：“爷爷，她得了什么病，我怎么也看不出来？”

“是中了南洋降头术，施术之人道术相当的高强。”邹晃慢悠悠地说道。

“南洋的邪术？”邹如也皱紧了眉头。

“师父，什么是降头术啊？”满脑袋问号的张升问道。

邹晃摆摆手，说道：“先回家吧，药店正式关门了，我想，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就结束。”邹晃一挥衣袖，病床上的少女凭空不见了，让一旁观看得张升目瞪口呆。

“师……师父，床上的人呢？”

“在这里。”邹晃扬扬手，让张升看见了他右手中指上的青色戒指。

关上了药店，三人打车回了家。

“你们两个跟我去三楼吧。”邹晃头也不回地说道。

张升和邹如两人面面相觑，不知道邹晃要做什么，老实的跟在后面，上了三楼，邹晃随手打开了最外面的一个房间，两人跟着走了进去。

房子里面除了一张红色的木板床和一张红色的桌子，几张红色的椅子外，就没有其他东西了，邹晃走到床前，右手伸出，一阵白光闪过，那昏迷的少女便已经安详地躺在了木板床上了。

“爷爷，她是不是让南洋的那些邪恶的术师下了咒？”邹如见邹晃坐在了椅子上，便赶忙问道。

“你们两个先坐下。”邹晃摆摆手，示意张升和邹如坐下。

“降头术是一种很毒辣，也很神奇的巫术，跟苗疆的巫术有些类似，降头术是茅山道术演变的，所以，也算是道门一脉，降头术目前只在南洋那一带流传，一些宗师级的降头师的道术更是不弱于中原各大道派宗主。”

张升知道邹晃是讲给他听的，便牢牢记下了邹晃所说的每一句话，也问道：“师父，降头术的威力很大吗？”

“这个因人而异，要是一些普通的降头师，把降头术若是下到了道术高超的修道人身上，那么，下场就是被反噬，死状很惨。”

“那么一般的百姓不是很危险？”张升不由皱皱眉头。

邹晃笑着摇摇头，说道：“如果要下降，施降人也是要冒很大风险，甚至忍受痛苦，所以，没有仇恨，一般降头师是不会随便给别人下降的，再说，中原大地，也不是那些降头师想来就来，想走便走的地方。降头师对修道人亦颇为忌惮，因此，一般的百姓是不会有事的。”

“这么说，昏迷的姑娘就是中了降头术了？”

“若是单纯的降头术，还不至于让我为难，她不但中了降头术中最毒辣的血咒，而且，还被一个道

术高超之人抽去了一魂一魄。”邹晃叹了一口气，说道。

“啊，抽去了魂魄？”张升和邹如一同惊讶叫道。

“那怎么办啊！”邹如急忙问道。

“要破血咒倒不是那么难，我怕是破了血咒后，会打草惊蛇，那么，就不容易抓住抽掉她魂魄的修道人了；那么，她一样会死。”邹晃也有些为难地说道。

“师父，能抽掉别人魂魄的修道人和下血咒的降头师想必都是厉害的人物吧。”张升忽然说道。

邹晃点点头，说道：“能把血咒这么完整的下在这个女孩的身上，这个降头师已经到了宗师境界了，至于后者，更是厉害，能凭借本身的道术，强行抽去凡人的魂魄，放眼修道界，不过寥寥十数人罢了。”

“那么这么厉害的两人，会为了一批毒品而大动干戈吗？”张升的眉头皱地更紧了。

“小升能想到的问题，我自然想到了，李霸天一定是隐瞒了重要的消息，也罢，我先给她吃一颗百草丸，先固定住她的元气。”邹晃手中已经多出了一颗蓝色的药丸，喂进了少女的口中。

邹晃右手放在少女上身一尺左右，阵阵红光从他的手中发出，笼罩在少女的全身，一刻钟过后，邹晃才抽回了手。

“师父，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张升问道。

“去找李霸天问清楚，能让一个修道高手和降头师宗师都染指的事情，定然不是小事情。”邹晃沉声说道。

“如儿，你在家看家吧，我跟小升去找李霸天。”邹晃对邹如说道。

邹如点点头，乖巧地说道：“放心啦爷爷，你们也要小心呀。”

“师父，李霸天在银海市的地位如何？”两人边走边说。

“呃，有些势力吧，基本上银海市的地下势力都归他管，啧啧，我也很纳闷了，一个小小的黑社会头子，能同时招惹两个这么厉害的敌人，不知道李霸天得到了什么好东西。”邹晃意味深长地说道。

“呵呵，肯定是修道界的宝贝了。”张升笑着说道。

“走了，老头子我都有些好奇了，去李霸天的家里去瞧瞧。”两人截了一辆车，邹晃告诉了司机要去的地方，很明显，司机眼神从平淡变成了狂热。

下午这个时候，正是上班的高潮期间，足足半个小时后，两人才告别了出租车，呼吸到了浑浊的空气。

“这里的别墅比家里的好多了！”张升看着眼前的别墅群，说道。

“这个自然是，这里的产业都是李霸天的，可以说，这里住的都是银海市上层人物，李霸天自己也住在这里，对于他来说，夹身在众银海市白道人中间，无疑是很明智的选择。”邹晃微笑而语。

“对不起，你们找谁？”小区门口的警卫显然也很尽职，很有礼貌地挡住了两人的去路。

“找李霸天。”张升淡淡地说道。

“请问两位是什么人？”小区门口一共是五个警卫，此时，都走了出来，语气虽然一如既往的和气，但是每人的眼睛中都带了警惕之色。

“呵呵，我们当然是他的朋友了，几位打个电话去告诉李霸天一声，就说，邹老要见他。”这种场面，邹晃实在没有必要说明，张升便能代劳了。

“靠，师父，这里比得上监狱了，咱们跟探监似的。”张升对一旁微笑的邹晃说道。

“越是有钱人越是怕死，咱们可以了解。”

“两位，李总已经亲自来迎接两位了，刚才的怠慢之处，还请两位原谅，毕竟，我们兄弟也要吃饭的。”那门卫从保卫科出来的时候，神情已经大大的不一样了，满脸笑容，一脸桃花。

“呵呵，不妨事，等就不必了，我们进去可以吗？”这次说话的是邹晃，邹晃笑眯眯地说道。